

明月二三事

陈丹燕

阳光

天晴了？天晴啦！哎呀，看到太阳了？看到太阳了！这是延绵阴雨整个冬季之后，突然看到的阳光。心中不信。

看到它在深深的高楼深处照耀，不是明晃晃的，而是激起了一层淡淡的白雾，那是多少天潮湿的水汽被蒸发出来了。大地也许开始干燥了，那些柏油路，水泥路，地砖铺就的路，在缝隙里小草开始生长，桃树的枝头全都是发红的尖芽。这是太阳，创世纪时，它是光。

现在终于理解，为什么我在柏林住的朋友，早春的一日，在有轨电车上见到阳光，要将他的袖子卷起来，放在车窗上接太阳光。那只是十分钟在车上。

当皮肤接触到阳光时，为什么他的脸上流淌出无比的满足。

因为那是经历了漫长阴雨延绵之后，阳光对皮肤深深的抚慰。久违了阳光的皮肤，此刻终于安下心来，它知道自己从苍白与抑郁中逃脱，安全了。

胖

子

来

南

京

，

约

了

几

个

朋

友

在

解

放

路

一

家

咖

啡

馆

见

面

。

胖

子

说

想

拍

部

小

电

影

。

其

他

条

件

都

有

了

，

就

缺

男

主

角

和

钱

。

钱

50

万

就

够

。

大

家

说

，

胖

子

，

没

钱

你

扯

什

么

呢

。

胖

子

说

，

钱

的

事

再

说

，

最

关

键

的

是

男

主

角

。

这

个

人

要

举

止

放

荡

，

内

心

真

诚

。

读

过

书

，

在

生

活

中

不

甘

堕

落

又

不

停

地

堕

落

……

老

郎

道

：“

不

就

是

我

么

。”

大

家

一

起

笑

。

我

说

：“

老

郎

，

你

要

演

的

话

，

就

从

十

多

年

前

，

我

们

坐

在

城

墙

上

发

呆

的

场

景

拍

起

吧

。”

老

郎

连

点

点

头

：

“

好

！

好

！

从

哪

里

拍

都

成

。”

那

时

我

们

两

人

，

一

个

失

恋

，

一

个

失

业

，

在

城

南

的

小

巷

子

里

瞎

逛

。

看

到

一

个

租

小

人

书

的

铺

子

，

就

各

租

了

一

本

，

坐

在

高

墙

的

阴

影

里

看

。

两

个

快

三

十

的

人

，

表

情

凝

重

地

坐

在

一

条

窄

小

细

长

的

小

巷

深

处

看

小

人

书

，

显

得

十

分

怪

异

。

看

完

了

小

人

书

，

又

转

，

去

了

中

华

门

城

堡

，

爬

到

东

边

一

段

已

经

颓

圯

的

城

墙

上

，

望

着

秦

淮

河

发

呆

。

当

时

这

段

城

墙

还

没

修

，

到

处

长

着

灌

木

、

杂

草

，

显

得

十

分

荒

凉

。

我

原

先

跟

老

郎

不

熟

。

他

是

我

过

去

的

同

事

胖

子

的

朋

友

，

也

在

电

视

台

当

记

者

。

喊

他

老

郎

，

其

实

他

年

龄

都

没

我

们

大

。

他

是

女

作

家

萧

红

的

老

乡

，

高

中

毕

业

后

，

在

呼

兰

小

城

拖

了

两

年

板

车

，

唱

了

一

年

二

人

转

，

又

复

读

一

年

才

考

上

大

学

。

在

班

上

当

然

年

龄

最

大

了

，

同

学

们

让

他

当

班

长

，

并

且

尊

称

他

为

老

郎

。

工

作

后

，

这

称

呼

就

带

了

过

来

。

有

一

天

，

胖

子

一

脸

疲

倦

地

跟

我

说

：“

我

昨

天

被

老

郎

喊

去

喝

了

半

夜

的

酒

。”

我

问

：“

他

有

什

么

事

？”

“

他

半

夜

醒

了

，

推

开

窗

户

一

看

，

说

‘

如

此

月

色

，

正

好

饮

酒

’

，

给

我

打

电

话

。

我

就

过

来

陪

他

喝

到

天

亮

。”

我

哈

哈

大

笑

。

胖

子

说

，

明

天

晚

上

喝

酒

，

你

来

。

我

说

好

，

我

来

。

晚

上

的

聚

会

在

郑

和

公

园

边

上

的

一

家

排

档

。

酒

喝

到

最

后

，

老

郎

把

脸

凑

近

我

，

跟

我

咬

耳

朵

，

声

音

却

奇

大

，

舌

头

有

点

打

结

：“

你

看

，

我

这

脸

，

是

不

是

有

点

努

尔

哈

赤

的

意

思

？”

“

有

有

有

。”

我

点

头

，

他

又

说

：“

北

京

的

‘

郎

家

园

’

你

听

说

过

么

？”

“

没

有

。”

“

没

有

？”

当

年

那

是

我

祖

上

的

菜

园

子

！”

出了

酒

店

，

外

面

漫

天

飞

雪

。

老

郎

挥

挥

手

，

说

明

天

见

。

骑

车

跟

胖

子

走

了

。

过

了

好

些

天

，

我

才

听

说

，

那

天

老

郎

跟

胖

子

分

手

后

，

倒

在

半

路

睡

着

了

。

被

路

人

喊

醒

，

就

扛

着

自

行

车

回

家

。

他

把

自

行

车

放

在

床

上

，

盖

上

被

子

，

自

己

躺

在

沙

发

上

睡

了

一

宿

。

他

把

自

行

车

当

成

胖

子

了

。

我

跟

老

郎

混

熟

后

不

久

，

就

离

开

了

电

视

台

。

后

来

听

说

他

失

恋

了

。

再

遇

老

郎

这

天

，

我

们

四

五

个

月

没

见

了

。

我

天

天

夹

个

人

造

革

的

包

四

处

找

工

作

。

当

时

老

郎

在

电

视

台

旁

的

路

口

等

红

绿

灯

，

我

喊

他

。

我

说

，

忙

吧

。

他

说

，

不

忙

。

走

走

？

好

，

走

走

。

于

是

一

个

失

恋

的

人

和

一

个

失

业

的

人

，

爬

到

城

墙

顶

上

坐

着

。

老

郎

的

失

恋

在

电

视

台

曾

引

起

很

大

的

轰

动

。

他

的

女

朋

友

是

他

的

大

学

同

学

。

他

随

女

友

来

到

南

京

。

那

时

老

郎

意

气

风

发

，

头

发

梳

得

整

齐

，

衬

衫

笔

挺

，

背

只

时

尚

的

大

包

，

每

到

周

末

就

去

女

友

家

吃

饭

。

我

在

建

邳

路

上

遇

见

他

一

次

。

老

郎

骑

着

自

行

车

，

女

友

坐

在

后

面

，

双

手

搂

着

他

的

腰

。

我

喊

：“

老

郎

！”

他

朝

我

挥

挥

手

，

风

一

般

过

去

。

梧

桐

树

叶

的

碎

影

里

，

他

女

友

的

面

庞

一

闪

而

过

。

一

张

简

单

平

凡

却

十

分

幸

福

的

脸

。

我

跟

老

郎

坐

在

城

墙

顶

上

，

老

郎

说

准

备

写

一

部

长

篇

，

小

说

的

名

字

起

好

了

，

叫

《

小

金

手

》

。

小

金

手

是

他

在

呼

兰

城

拖

板

车

时

的

女

房

东

。

我

们

没

人

提

晚

饭

的

事

，

一

直

谈

论

着

他

那

部

至

今

没

有

动

笔

的

小

说

。

月

亮

升

起

来

，

冷

冷

地

挂

在

对

岸

河

花

台

的

上

空

。

老

郎

随

口

赋

诗

一

句

：“

月

亮

如

锋

利

的

刀

1857年7月，额尔金到达香港，因为印度发生了起义，此时的他成了一个光杆司令。英外交部指示额尔金，把先期到达新加坡的侵华英军1700人及路上的后续三团统统派赴印度。包令与西马廐各厘一看来个光杆司令，非常失望。按照训令，额尔金的第一步应该是前往白河与清政府谈判，但是包令、西马廐各厘、巴夏礼及香港英商全体反对，他们坚决主张先打广州。广州似乎成了他们的心病。

巴夏礼认为：不打广州，其他没戏。西马廐各厘说：广州是整个傲慢及排外的寄托所在，它只能用战争的方法来解决，让广州的乡勇丢脸出丑，否则会使他们更加相信广州地位的坚定不移。给我5000人及适当的舰队支持，我就能拿下广州。问题是他这时候手下只有1484人，其中病号244人。也就是说，这个时候没法打。包令呢，作为一个进城的梦想狂，对于攻陷广州更是狂热了。只不过额尔金这个全权公使一到，就没他的位置了。但是这并不妨碍他提建议。他给外相写信，坚持认为，不解决广州，北上就会失败。他给额尔金谈话，谈成了一场又一场的辩论赛，有时候一谈就是四个小时。香港的英商更是向额尔金提交一份八十五人的联名备忘录，要求政府先打广州。

大家都想先打广州。额尔金明白了，这些长期和广州打交道的人，早就窝了一肚子的恶气：广州人坚信广州是难以攻占的，广州的乡勇是不能征服的，那么英国就必须给他们些颜色看看，让他们知道，拿下广州对英国人来讲，毛毛雨了。

额尔金把大家的意见汇总，向克拉兰敦外相汇报。额尔金与美法公使联系。伯驾说，国内没动静没指示（列卫廉还在路上呢），他没法与额尔金一块儿行动；布尔布隆说，法国新派了葛罗男爵来，虽然男爵还没到，但他既然知道了这消息，就意味着自己不能再担负全权使节的职务了。法国驻印度支那的舰队司令里戈少将说：虽然他有军队，但是他没有外交权；葛罗男爵不来，他不能开始活动。

这样一来，三国联合北上的预计计划也无法执行，可把额尔金难为死了。正难为的过程中，印度总督又来信了，希望额尔金把每个能派去的人都派到印度去。闲着也是闲着，额尔金在香港没法采取行动，还不如去印度散散心，于是他亲自带兵前往印度了，临走前跟包令交代：保持现状啊，顶多50天，我就回来了。

1857年9月20日，额尔金从印度回到了香港。10月14日，克拉兰敦来信，同意先攻打广州。10月15日，法国新公使葛罗男爵来到。随后也接到了国内指示，是否攻打广州，有完全的自由决定权。11月5日，美国新公使列卫廉来到。11月14日俄使普提雅廷来到。四强会头的结果是：12月对广州采取行动。问题在于：就在四强磨刀霍霍的期间，两广总督叶名琛正在干什么呢？

片，割破我的歌喉。”

我们在咖啡馆出来的时候，头顶又是一弯残月。各自的任务都已安好。我编剧，穆子导演，小丁摄像，老郎主演，胖子当制片人。老郎说，50万哪够？至少200万。这个你们不要烦，我来弄。

一晃一年过去，其中也见过老郎几次，有时得意，有时落魄。问他电影投资的事，他说，艺术是一生的追求。后来两次，我们就只喝酒谈新闻。

老郎又好久没见了。

在江西，有一个农事习俗：冬至教牛仔。冬至那天，满了三岁的牛仔都要“负轭”学耕田，在寒风刺骨的天气里，老表把牛仔赶到冰冷的田里，在它的颈背上套上牛轭，（土话读“a”），然后一手举牛轭（竹的轭枝），一手扶犁，开始教牛仔了。起初，牛仔被套上牛轭后，不停地挣扎，老表不断地吆喝，不时用牛梢抽打牛仔，反复折腾半天后，牛仔才渐渐适应。老表的吆喝声才从凶狠、着急变为温柔和欢快。教牛仔大概要花一天的工夫。

牛到三年龄，“负轭”开始学耕田，成为“孺子牛”了；人从十八岁开始，肩上也

一条金黄的稻米之河蜿蜒在舞台上，它在灯光中或静静流淌，或轻舞飞扬，时而柔软如绸，时而昂扬如箭，倾泻出舞台的空间，流动出舞台的时间，由稻米组成的洪流奔涌而下，舞者在光影交错的稻米之瀑中接受洗礼，让观众在澎湃奔流的视觉震撼中感受天地玄黄。这是林怀民的云门舞集《流浪者之歌》停留在我心中的画面。那金黄的稻米有着静穆、灵动、激越、昂扬的力量，在自然质朴中蕴含着丰富的诗意，她们就此散落在我记忆的舞台上，留下了一条绵延的河流。

初冬的北京已经寒意袭人了，在京西宾馆的餐厅里还是温暖如春。很多文代会的代表都在此用午餐。有幸与吴贻弓导演一桌吃饭，有关《城南旧事》的画面如小儿脸上的浪花涌现在我的眼前：隔了三十年的光阴，这画面和人物还是那么清晰如初，小英子的目光还是那么清澈明亮。通过小英子的目光，我看到了北京城南的胡同，在胡同口戏儿的秀贞，秀贞心中的小桂子……时代的背景是灰暗的，北京的天空还是湛蓝的，胡同的墙根是灰旧的，春天的树木还是葱绿的，小英子在废墟的草丛中认识了由张丰毅扮演的年轻人，他为了供弟弟上学而偷了东西，他是坏人吗？他被警察带走了，小英子的爸爸病重了，他被死神带走了，宋妈也被她的丈夫用毛驴掳走了，英子的童年也被忧伤和疑惑带走了……

吴导对我滔滔不绝的叙述很是惊喜，“你怎么记得那么清楚，太意外了，近三十年的时光过去了，真的很不容易，你看电影的时候多大了？”

教牛仔

小农

负起为社会做贡献的重任了。在江西的教牛仔中，可以形象地看到牛仔是怎么变成“孺子牛”的，可以形象地看到什么是“肩负”，什么是“鞭策”。我们的“肩负”是使命和责任，是奉献和牺牲；“鞭策”是希望和支持，是监督和约束。只有前有“牛轭”之势，后有“鞭策”之威，才能当一辈子的“孺子牛”。

难忘的音符

陈钢

音乐会后，“星广会”收到了一封热情洋溢的观众来信，他就是上海的“爱乐市长”韩正，也是那晚音乐会未请自来的不速之客。对于“星广会”坚持“传播经典普及艺术”的宗旨，韩正市长感到“欣喜与欣慰。”他希望“星广会”能够“做经典的传播者、推广者，推动经典艺术在走向大众的过程中传承发展，永葆青春。”

在这之前，2007年4月28日，“星广会”还特地为小提琴家潘寅林举办了一场名为“弦之歌”的专场音乐会，以庆祝他从艺40周年。潘寅林在音乐会上献演的曲目也都是经典，是在中国乐坛上流行近半个世纪的小提琴“红色经典”。

曾记得否，在那个难忘的特殊年代里，没有欢声，没有笑语，乐坛一片荒芜，中国一片沉寂。可是，成千上万的琴童却嗷嗷待哺，期盼着音乐来抚慰他们干涸的心灵。此时，是潘寅林第一个奏响了“红色小提琴第一声”，也是他特地将我这个才出“牛棚”的作曲家从被遗忘的角落里拉了出来，为他量身定作了《金色的炉台》、《我爱祖国的台湾》和《阳光照耀着塔什库尔干》等一批小提琴曲，填补了当年小提琴乐库的空缺。后来，这批乐曲传遍大江南北，成为影响了几代人的“红色经典”。

“比小英子大啊，十五六岁吧，我第一次明白了什么是童年的视角，什么是散文诗般的电影，也就是现在我们说的艺术电影、文人电影，那种审美意识的唤醒是我难忘的青春记忆。”

吴导对我复述电影的

审美

的河流

王雪瑛

奖励是给我们讲述了他拍摄《城南旧事》的故事，他很谦虚地用“我很幸运”来串联其中一个个细节：“我很幸运地拿到了厂长交给我的剧本，由林海音的同名小说改编的剧本让我眼前一亮，看后很有创作的冲动。当时我也不知道剧本是谁写的，我对厂长说，剧本我很喜欢，但还不够满意，我可以自己修改吗？我又很幸运，厂长同意我自己修改，后来也支持我拍摄，这对当年还是一个青年导演的我来说很难得，很幸运。要拍好这部片子，选好主演小英子的小演员非常重要。我很幸运，因为当时正好有一个儿童题材的电影要开拍，已经聚集了一批孩子，等着导演挑选。我对那个导演说，你先挑吧，孩子们都是你们找来的，等你挑好以后，我再选小英子。”

其实，当时吴贻弓导演已经看到了沈洁，她个性文静，常常安静地独处且若有所思，她那双闪烁着探索的光芒，不同于一般孩子的大眼睛，让他印象深刻，但他信守承诺，让那位导演先挑选，等他们的演员尘埃落定后，吴导又一次强调了她的幸运，“沈洁居然没有被挑走，她顺理成章就被我选中，饰演了小英子，最后她真的

不负众望表演得很出色。挑选合适的演员对电影的成功是至关重要的一关，我又幸运地闯过了。”

其实成就一部让人难忘的精品实属不易，机缘巧合固然重要，比机缘更重要的是主创人员的激情投入与艺术才华，是导演人生体验与审美趣味的完美呈现。当年的沈洁还是一个孩子，银幕处女作就挑此大梁，张丰毅和张闻也是初登银幕的青年演员，可见吴贻弓导演在当年充分发掘了他们身上的潜质，琢玉成器汇聚光华，《城南旧事》的隽永清丽离不开导演的孜孜以求与匠心独运。

第九次文代会结束，离开北京的时候，吴贻弓导演送了我一本书《花与墅笔记》，青底白字隐花，全书设计分外典雅。烟花三月的午后，我得闲翻阅此书，一缕春阳掠过封面的隐花，《童年的梦：我和城南旧事》就

首篇。我理解了他在北京说过的话，拍摄《城南旧事》的日子，对于他来说，犹如重回童年的梦中：井边的小伙伴，胡同口的疯女人，草丛里的小偷、慈爱的父亲，老家

的宋妈，还有北国的冬日、西山的红叶、旧胡同、四合院、大槐树……“作者的童年和我的童年变成了两条交相辉映的彩虹，我听见了一声遥远而又清晰的呼唤，就这样我把小说搬上了银幕。”

他打破了传统的情节结构模式，以淡淡的哀愁，浓浓的乡情，童年的视线串联起几段并无因果关系的故事，映照出古城北京的风物人情，他以诗意的电影语言呈现着作家林海音的小说内涵，让两人相互辉映的童年梦幻化作了中国水墨画般灵动、简约、温婉的电影意境。

相隔三十年的岁月，再回首，我依然清晰地看到画面与人物

的饱满色泽，更是细细地回味出影片捕捉生命之湖漾开的那一层层涟漪……

回想上个世纪八十年代，我的记忆的光驱中有这些鲜活

的画面：《黄土地》、《青春祭》、《一个和八个》、《红高粱》、还有外国影片《印度之行》、《岸》……它们在不知不觉中积淀着我的审美趣味，流动着我的审美之河……

经典可以穿越时代和地域，而其中现代传播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。当年“梁祝”问世时，靠的就是电台当夜播出，次日全国皆知。现代社会则更是如此。当下之际，“读图时代”的受众很少会上音乐厅，但“白领”驾车时则会青睐电台，在不经意间感受到经典的熏染。

我们要向“星广会”致敬，不仅是因为昨夜星光曾经灿烂，更是因为今天的“星广会”和“星广人”还能够顶着商品大潮和“收视率唯一”的冲击，始终无怨无悔地传播经典，推广精品，他们真是当之无愧的“三十而立”呀！

愿今天星光依然灿烂。

明请读一篇我与“星广会”《几个一点点》。